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一目錄

內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續藏書卷十一月錄終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賢
大
用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

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圍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

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
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
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
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
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
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
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
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

憚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歿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功，竊美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

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問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翱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下

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濟劾太傅安達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濟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濟？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讒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濟得溥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

元後兩得之

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賢曰人主之
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
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
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 上廉其詐并
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
不敢從 上恠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
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
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
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

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隄。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

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姦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曰：「爾旣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旣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

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

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

至齋宮復召賢曰朕唯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

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柰何賢頓首伏地曰

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

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

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

得行太子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

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柰何復爲此！上卽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
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卽位
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
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
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
旣抵家襄事興卽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
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禿
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卽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

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路屢闕。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

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

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

也賢驚訝暄卽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
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
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
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
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
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
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
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

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摺摭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挈去問只要一

箇活表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

一藝人楊暄善倭漆倭漆之謂今道狂學之歸而後之與之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

欲并中李閣老逼楊暄指爲李所嗾楊懼拷歿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

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
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
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
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
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
尉往緝務欲傾李達等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
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
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

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

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

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禿翁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

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
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
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
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
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
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有古
人臣

以道
事君

之意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知人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

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搗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旣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嫉○而○正○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抹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

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三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
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敕石亨密語輅曰
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孰敢
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謫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
興安爲輅和解而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
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
罪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上每念商學
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

旁排擠竟不復召。憲廟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
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
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
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上優容言官召用
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
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
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
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
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覲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

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

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
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問且曰用
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
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
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
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
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
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於

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
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櫛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
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廡直益橫諸大臣皆諂
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
丰儀山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
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
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
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

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
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縹青布圓領自
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
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
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
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
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

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李、公、知、人、正統十三年戊辰會

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

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邨

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

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

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

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

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

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
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
賢喜曰是也。卽擬進呈。上大悅。甲申正月。上不
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
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
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
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
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
悲愴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
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
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
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
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
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

而稱 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
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
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
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
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
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
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

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
色少怡，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勸
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
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
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
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
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
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逢

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

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

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衄身殞賊巢京
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
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
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
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
項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
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
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

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
於○料○敵○
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
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
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
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
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
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
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
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

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
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
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
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
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
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
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
稱快 上大喜賜內閣等倅奴一人改時吏部尚書
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謚

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詔允之珣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

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睿皇
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
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
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
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
縛下詔獄。鬼錄爲伍。唯公立爲第一。上解乃得薄謫。崔
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
小。假威於邈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
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以祀公。

閣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瑯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
尚、在、瑯、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
仁孝、豈、卽、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
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賜胡騎

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

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創抑近侍之權，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欬，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卽位，健以顧命大臣，異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
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
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
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
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
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
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
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

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
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
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
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
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
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
諛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
旣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
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少追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

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卽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叅議朝政，外則鈞陽

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

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狗。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狗。人亦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年。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

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官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

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
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
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
良應薦芳和逆瑾調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
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
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諫連

疏薦遷乃遣行人齋勅存問迪起叅議不復任翰
林遷遣子正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
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齋勅起遷於家時
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

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
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
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
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
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
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
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

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
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
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
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
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
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
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

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
奏訐冢宰王公恕衆疑出血意李禿翁曰非丘嗾之
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
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謚文莊官其孫管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家禮
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
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
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

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
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
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
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旣爲吉所貶則可
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
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搜和圓爲
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
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

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粹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可一笑乎

不知愛才者可笑乎。笑人者

太師李文正公

真
才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

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
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
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
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
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
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
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

近○日○朝○鮮○事○可○預○推○

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卽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

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
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
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
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景所劾上命東
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
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

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
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
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
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
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
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
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
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

案奎
一作奎

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

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大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

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
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
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大○學○識祖宗
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
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
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
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
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
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

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賊，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

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
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
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
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
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
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
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
是一時爭戰之日○理下時一足以○勝之○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
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會寅

鍾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

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捨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調。過於平諛。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

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

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
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
如以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
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
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
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
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
下便甚透徹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
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

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

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磨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
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
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
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
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
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
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
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

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

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間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

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
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
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旣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
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
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
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
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遲
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
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

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上所信任密奏朝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

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
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歿由是
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
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
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
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
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
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
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
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
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
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
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
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
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

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

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
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
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
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
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
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
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

字字

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人。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

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

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姘阿。荜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
三上。遂得許。荜歸吳。屏謝紛囂。嘗自贊曰。噫嘻先生
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
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
不能附麗。權璫狂弒。不能姘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
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
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
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
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

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

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

議俞純正

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
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
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
口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
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
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
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

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
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
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
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
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
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
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

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

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

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
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
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
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
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
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
政殿侍從以下五百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
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
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

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特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參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蔡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

贈太傅謚文恪。鑿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

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

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遺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規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且緯究意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

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二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于金公爲主考、駭號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

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母受議
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斬公大愧